



10091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六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一

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六年二月

按實錄李漢序謂公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區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方本从之不載朱子云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為害已足使筆解亾逸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氏不察而成從其說既已誤矣况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為真能好公之文者耳為特詳加校定存之外集庶幾見筆削之大旨云○舊史公傳云時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六

三徑藏書

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窺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宜寺不喜嘗其非實帝詔隋別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喬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云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婿不可參撰俾臣得下

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由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刑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者數事耳舊史以爲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云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攷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三卷題云韓愈等撰又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無遺且以公爲知言也歟○李性學曰歐陽永叔文學韓退之惟五代史過順宗實錄遠甚所謂青出於藍也楊慎曰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史才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六

三徑藏書

宐有如丘明遷岡而卒無一人可與陳壽范曄比肩其論當矣蓋雖韓退之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

史臣韓愈撰

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弘道二字諱誦

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

十二月二日生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

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順宗始封宣城郡王大

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

斷畱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

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閒

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倉或

作蒼○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

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

從使普王諡前驅太子執兵以殿自咸陽幸奉天縣上之爲太子於父

子閒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

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

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

韓昌黎集外卷第六三徑藏書

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

度支務刻剝聚歛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

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

等以毀譴朝臣懷懼懷所江切諫議大夫陽城等

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

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

延齡渠牟上有力焉史云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太子

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

宗崩景申上卽位太極殿景申丙申避唐諱也餘倣此太

極殿卽西  
內前殿

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

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  
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  
爾皇太子誦虜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遺  
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  
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  
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  
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宐陟元后永綏兆人其  
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六

三徑藏書

惟奉若天遣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

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

倉猝名翰林學士  
鄭綱衛次公等至

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  
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  
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綱  
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按范氏謂德宗將沒  
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旣立二十餘年  
而宦者猶有他議衛次公特以草詔得至禁  
中遂阻其謀不然  
幾爲趙高之事矣 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

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

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

舍元殿受朝

朔上史有辛未二字元或作光  
○舍元殿東內丹鳳門正殿也

卽龍首山之東麓階基高正地四十餘尺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龍朔二年建

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

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

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

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合元殿至

日益甚四十一字舊史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

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

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

安按祕喪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

當時倉卒偶着此服非祕喪也以未成服

韓昌黎集外卷第六三徑藏書

故不衣縗經耳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

右神策軍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於九仙

門之西又大明宮圖宮城西二十四日宣遺

面右銀臺門北爲九仙門

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甲午宣遺

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

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日真太子

也乃喜而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基

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伾下或有複出

伾字○史云初

翰林學士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書叔文

俱出入東宮娯侍太子伾杭州人也

詭譎多計論音決○史云叔文譎詭多計自

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

民間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

疾苦

宮市事

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無常員掌講導

經學

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

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

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

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宦言外事

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監之御者曰今日

安否何如內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

監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

問所膳命膳宰曰未問所膳命膳宰曰未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六

三徑藏書

收人心何以自解

叔文之言亦是所謂大奸若忠也

上大驚

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

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

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

中使決事

詔下或無名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

伾以叔文

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

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

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紆為按行

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

宰下或無

兼字紆或作  
杵達或作達

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

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

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

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

以來或  
作已來

我國家刻聖亦克脩奉固或有違況

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

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室存大孝以靈

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六

三徑藏書

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

疏曰大行皇帝

漢書音義大行者不在之稱  
天子崩未有謚號故稱大行

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

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

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

臣子承順之義

曾閔曾參  
閔子騫也

猶不許 壬寅宰

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

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

卯朝百寮于紫宸門

紫宸門紫宸殿門也長  
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

門門內有紫宸殿  
卽內衙之正殿

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

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

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

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

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景午罷翰林陰陽

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

三或作四

初王

叔文以碁待詔旣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

罷之平已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易定節度使通鑑作加義武節度使而下無可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六

三徑藏書

字舊史可作兼或無使字

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

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詔

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賜紫

辛亥舊史作辛卯侍郎作郎中左丞作尚書右丞新史通鑑則與此同

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

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

特用爲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

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圖鍾之均六變天神皆

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

鄭注圖鍾卽夾鍾也屬卯正東

之律致天神以爲之宮則帝所出之方也自  
子至巳爲陽數自午至亥爲陰數陽數至少  
陰之中而止陰數至少陽之寅而止圓鍾屬  
卯自卯至申其數六故圓鍾之變極於六也  
面鍾屬未西南方之律也致地示以爲之宮  
則以致養之力也以面鍾屬未自未至寅其  
數八故面鍾之變極於八也

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

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

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埃祔廟

畢復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

長史通州漢宕渠縣地後漢分置宣漢縣詔曰實素以宗屬累

韓昌黎集外卷第六三徑藏書

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

在苛厲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比年早歉先

聖憂人特詔通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

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或歉

作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

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

人宐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

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

顧文法文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

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貸字優人

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

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

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

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原或

作泉非是陵轍公卿以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

畏忌之陵或作凌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

韓昌黎集外卷第六三徑藏書

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

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

免書李實事詳密可列之酷吏傳壬戌戌舊史作寅誤制殿中丞

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

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

此當从史作侍書為是依前翰林待詔舊史作充翰林學士上蘇州司功王

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

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為中書舍人學士

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

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  
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六

三徑藏書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六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七

人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二

起二月里也其言皆為盡三月皆屬不詳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

東內大明宮南面五

門正南曰丹鳳門至德三載為明鳳門尋復舊名

貞元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

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

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

韓昌黎集

外卷第七

三徑藏書

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

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

與人為市隨給其直

外物下或

貞元末以宦

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

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

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

自取其物不還本價也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隋各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翹

按後漢襄楷上書曰天宮宦者四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其言若為

唐主

作備并要鬧坊闕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

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

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

其論疑當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進奉門戶言進

作與論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

導行費也腳價謂僦人負荷奉物入內有雇

脚之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

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官

者稱官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

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

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

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作得言待此驢負

物買易然後可以給食

韓昌黎集外卷第七三徑藏書

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

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有或作必或

左右街使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

之屬吏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官市之

聽害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

業仰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

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

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

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

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

焉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改貞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

元末區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

以取錢物區坊一曰雕坊二曰鶻坊三曰鶻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小兒者給

役區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區坊小兒是也區坊屬宜

院徽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

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

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

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

韓昌黎集外卷第七三徑藏書

罵或時啗蛇一囊為質質音致曰此蛇所以致

鳥雀而捕之者今甯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

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

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束至卽位遂推而行

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

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

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

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美餘而經入益少至貞

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遂或作逐

非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

於吐蕃以庫部員外能執易為副一統志吐蕃即今西

番也一名烏思藏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兵部郎中兼

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

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唐書新羅亦韓苗裔

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

百里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庚辛未以

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給壬申以故相

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

韓昌黎集外卷第七三徑藏書

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

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

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遣州刺史陽城

赴京師陸贄貶在貞元十一年陽城貶在十

四年俱詳後十六年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願素

善願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明比貶餘慶彬州司馬韓臯為京兆尹十四

年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徙杭州刺史德宗

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

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

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

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憮之聞下或癸酉

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

九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景戌詔曰檢

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

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

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盛制曰

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

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

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

韓昌黎集外卷第七三徑藏書

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宥繼

前勞佇先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

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

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

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

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

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

副以專之藉史作籍或無之除之疑當作除已○范祖禹曰祐以舊相不耻與

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憐也夫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

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爲御史中丞  
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  
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  
莽皆有所憾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而叔文

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  
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

制下或有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

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

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

韓昌黎集外卷第七三徑藏書

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

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

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

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

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

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

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祇若

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棗

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

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

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上疾久不愈時

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

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錡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

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李程王涯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虜惡之細不

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丁酉吏

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稱疾去位其日珣瑜

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

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諡計

韓昌黎集外卷第七三徑藏書

事令直省通執諡直省吏職也以直省以舊直中書省故名

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諡執諡遂

巡慙赦赦乃版切與赦同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

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筓以待郢下或有鄭字

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

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諡莫敢

出言或無不字非是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

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

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范祖禹曰賈耽鄭珣瑜為相碌

疎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二相皆  
恥矣方之杜祐高郢豈不有間哉

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

忌遠近大懼焉

第三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

問皇太子問曰建儲武者必歸於家嗣問

本者允屬於元良春爾元子廣陵王其幼

賊疑長標海軍無符號之期朝宣忠季志

規居惟保和致必循逆謀之期政器各溫

委嚴奉於君

韓昌黎集

外卷第七

三徑藏書

事令重

事告叔文

巡撫赦

又宰相杜佑

有報者云叔文

矣佑等心知其

惡與大野

天下重望

唐韓昌黎

外集卷第七

終

而去

二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八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

長安志宣政殿在  
東內宣政門內

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

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

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

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

凌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八

三徑藏書

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

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滋無窮光纘洪業

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

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

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

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

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

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

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

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  
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觀皇太  
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  
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  
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  
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  
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攷春秋之義  
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八  
三徑藏書  
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  
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  
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  
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殺太子必茂  
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  
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  
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  
夙夜講習庶協于中竝充皇太子侍讀

淳因避太子名更之按韋執蓋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游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天寡人解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惶懼而出

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

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

郡王 寧寬宥察寰 癸酉 按西字 贈吐蕃弔

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

禮部尚書薦字季舉代居溪州之陸澤祖文

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

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卿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八 三徑藏書

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 江

作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

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

安公主入迴紇 貞元四年迴紇合骨咄祿可

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

以下千餘人來迎可駮辭甚恭曰管為兄弟

今為子婿半子也吐番為患了當為父除之

因置辱吐番使者以絕冬十月戊子迴紇至

長安可汗仍表請改迴紇為迴鶻許之庚子

册命咸安公主加迴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

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 以薦為判官

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册

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

祕書監

貞元十一年迴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

姓跋跋氏辨慧有勇畧自天親時典兵馬用

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爲可汗冒姓藥

葛羅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

幼穉者皆納之闕庭五月庚寅遣祕書監張

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二十年

吐蕃贊普成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

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

柩

辟字恐誤

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

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及服圖記寓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八

三徑藏書

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

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

立或作以

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

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

中

收或作牧

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佑不過

數千不經時輒歿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

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

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可或作所

五月己巳

史作

戊辰無五月字

以杭州刺史韓臯爲尚書左丞

左或作右

辛未

史作五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

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

馬節度使

兼右使  
作左右

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

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

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

主或作在  
用杜佑掌利權同

一計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

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

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

史作

郎中職如故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八

三徑藏書

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

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

或無  
因字

叔文

以為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

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

宿音  
秀留

音溜。前漢武帝紀宿  
音海上注躊躇停待貌

久之方行至湖南又

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

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

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

是日史  
作癸未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臯為鄂岳觀察武昌

軍節度使

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皇為鄂岳沔夔團練觀察使仍日係

甲辰

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

倍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

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

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

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

職事即無因而至矣

日時猶言日日時時也約言之耳

王伾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八

三徑藏書

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區日一入翰

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

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

按今

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

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字有不霑字即不

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即上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

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

懼以衢州別駕令狐暉為祕書少監暉國子

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

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峒入史館自華  
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  
爲吏部尚書奏峒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  
至禮部侍郎峒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  
侍郎峒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  
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峒爲禮部而炎  
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  
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峒以封峒謂使者曰相  
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各下一字峒因得以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八

三徑藏書

記焉炎不意峒賣之署名屬峒峒明日疏言  
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

炎當害臣

卽或作則

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

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漉之炎赦解

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

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虜爭競細

碎數侵述虜述虜長告以讓不欲爭

告或作者○長

告謂長假也

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

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峒

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  
步進不祿皆屬戎器

或無祿字或又作林非是

映以為恨

去至府奏岷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真無政  
事不宐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

監徵未至卒岷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

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

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岷時為中書

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塋有答詔優獎

元和三年以脩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

新史初岷

韓昌黎集

外卷第八

三徑藏書

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

書

是月以襄州為襄府

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恐襄下

當有陽字

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八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

明禱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巳 史亦作巳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

汀州寧化縣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 官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置

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九 咸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士諤性傾躁

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芻黨相煽頗不

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

諠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諠又以為不可遂貶

韓昌黎集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焉殺史 作煞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諠往來二人門

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節度副使將韋

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唐六典凡 天下邊軍

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將奉也 行也劔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

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

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使 某

或作使闢與其疑當作 與某。太尉謂韋臯也叔文怒亦將斬之而

執諠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闢士諤

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士或作貶 今按士上當別有貶字 左散騎

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

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

史萬

福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  
暉伐劉展署爲部將斬首萬級累攝壽州刺  
史舒盧壽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

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

入潁川  
或作入

州賊不意萬福至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

誅之盡得其所亾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

韓昌黎集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名臣

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  
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  
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  
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  
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史亦  
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擁或作權萬福倍  
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  
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女或作人代宗詔以本州

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

韓昌黎集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陽固畱宿衛

固或作因

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

兵守埭橋渦口

埭音勇

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

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

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

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

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

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

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

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

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位元和元年卒

元和元年

當作貞元二十一年

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

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

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

尋而裴垪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

裴垪詳本皆作裴均

按裴垪時為玳功員外郎裴均為荆南節度使

使宣從詳本。史韋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太子親

監庶政候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止太子處以為聖上

遠法高宗諒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附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

情臆紀紊綱敲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腹

韓昌黎集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心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

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

羣小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佞

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賤表繼至與臯同

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

贄

贄字敬輿吳郡人也

史作蘇州嘉興人

年十八進士

及第贄大曆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

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

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

下皆出於贄

一日或作日百非是

贄操筆持紙成於須

臾不復起艸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

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室痛自引過罪已以

感人心管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爲聖

人

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楚王失國亾秃一言

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

楚昭王遭閻閻之禍國滅出亾

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秃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

陛下誠能不慙

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韓昌黎集

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  
故行在制誥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  
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  
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  
腹心有助焉累遷致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  
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  
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埃其爲相竇參  
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贖貨於是  
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

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  
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  
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狻至文書多  
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  
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  
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  
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  
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  
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  
韓昌黎集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六

三徑藏書

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  
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  
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  
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  
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  
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  
死由贊焉以武或作與武○司馬溫公云贊  
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女焉按贊請  
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  
死贊解鼓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  
已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耳唐小

說云寶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歿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

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

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

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

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譏或作談戢彈或作彈戢延齡益得

韓昌黎集外卷第九三徑藏書

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

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朱子

曰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朱子曰德宗之不公顧不幸哉在

危難時聽贄謀乃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讓伴逐猶棄便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自罷翰祿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寶參之歿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可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譬邪贄固畏懼至爲賓

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

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奴曰天下旱

百姓且流亾度支憂惜不肯給諸軍軍中入  
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  
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  
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艸德宗意延齡前言  
卽迴馬而歸翹嘗詠懷橋李古跡有陸宣公  
祠詩陸相祠堂野艸蕪蕭蕭檜  
栢列城隅當年賈諶此其輩何代能無鋒灌  
徒四壁雲雷懸畫冷中天日月照忠孤經行  
爲灑英雄淚竟使遺文畢壯圖說者謂費以  
負讒失職流離竄死誠可哀憤此特以賈大  
傳方之益干  
古確論云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

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

韓昌黎集外卷第九三徑藏書

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  
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慶事之不可者皆爭之  
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  
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

由贄而然司馬溫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  
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

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關  
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  
職員致勞瘁思巨小經慮此乃諫  
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

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  
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

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

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城字亢

宗北平人 史云城定縣北平人徙陝州夏縣 代為官族好學

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 集賢殿各唐開

元中置漢魏以來秘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版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

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

上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秘書堂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於

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秘書監馬懷素右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於麗正殿為修

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書院

韓昌黎集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

乃去滄州中條山下 州或作洲非是○史云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

山此 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

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

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

風采 想或作相 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

諫諍處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

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 子或作下非是 而

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

意平或作并容或作密二字或作并容有懷為是○退之嘗作爭臣論譏之以此

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豎

重覆而誤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疆與酒

輒上或有疆與坐字容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

容懷中不能聽容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

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

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

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

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

韓昌黎集外卷第九三徑藏書

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

有獲焉叙事歷歷城頗有晉人風味至裴延齡讒毀陸贄

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

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數人拾遺王仲舒歸登右

補闕熊執易崔郊等延英門延英殿門也按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閣門之西卽爲延英門

門之左曰延英殿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

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

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

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直臣或作直言遂

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

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

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

天下萬福是偉人是奇男子陳仁錫曰如此立朝方獨立不懼時朝夕相

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

哭於庭唐故事申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

韓昌黎集十一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宜贊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入並使白麻紙不使印箋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百寮並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印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隻日甚速者雖休暇亦追班宣示○歐陽脩曰韓退之作爭臣論以畿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復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畔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謂室朝拜官而夕奏疏

也而爲諫官七年適遇兩事一諫而罷以寒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范祖禹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爲者也退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成終身廢奔成無所憾自右處下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竟坐延

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

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

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

根帶吏縱求得城家縱當作躡字坐吏於門與約

韓昌黎集外卷第九三徑藏書

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

罪人出爲遣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儻等二

百七十人詣闕乞畱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

得上二百七十人史作二百人柳宗元陽公遺愛碣作百六十人儻一作償○史云

城旣行太學生皆涕泣立石紀德按太學生乞畱其姓名可攷又有廬江何蕃云 在

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宐罰者罰之宐賞者賞

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

使數詣讓上攷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

徵科政抽殘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

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遣而逃

按或作或非是

城牽

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

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

韓昌黎集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與弟負之以遊

生或作甥或作男有生史作其子

初城之妹

夫亾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

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

十餘

史作年七十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

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佐詐稱疾自免

自叔文歸弟佐日詣中入并杜佑請起叔文

爲相且總北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

事

據舊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元年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令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

諸鎮之師取范陽旣而爲僉朝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肅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

管隸鴻臚賈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和二年勅左右威遠營置來已久著在國章其英武軍併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宦官爲使不復隸鴻臚又不得其黨

皆憂悸不自保伍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伍中風

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

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

爲河中少尹伍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

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句古滌切當丁

浪切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

韓昌黎集 外卷第九 三徑藏書

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卽位則疾患不

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

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

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諛行之於外朋黨諛

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

旣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

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

其與執諛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垪嚴

綬等賤表垪當作均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

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  
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  
名翰林學士鄭細衛次公王涯等八至德殿

撰制詔而發命焉詔謂作詔又下制以太常卿杜

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

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

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

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

兩閣左曰翔鸞翔鸞閣下爲東朝堂右曰棲鳳棲鳳閣下爲西朝堂百僚拜賀

韓昌黎集外卷第九十五三徑藏書

皇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

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麟德殿在

東內仙居殿西北此殿三面故亦名三殿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

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

事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

撰制詔而發命焉詔謂作詔又下制以太常卿杜

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

撰制詔而發命焉詔謂作詔又下制以太常卿杜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終昔人同心怨猜屢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十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太子昭皇帝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

九聖儲祉萬方咸休

九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德

也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

宗也 逸或作給 今从史

而天祐匪降

匪史作不

疾恙無瘳

無或作弗

今从史

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

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

韓昌黎集

外卷第十

三徑藏書

夜祇慄惟懷永圖

惟懷史作深惟

一日萬機不可以

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虜哲

溫文寬和慈惠

慈史作仁

孝友之德愛敬之誠

敬

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从史

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

皇王至公之遺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

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

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

位朕稱太上皇居典慶宮

典慶宮唐南內宮也大興京城東南

角坊名隆慶中有明皇為諸王時故宅宅臨大池即龍池池中有龍堂開元二年以宅為

宮既取坊名以爲宮名而帝之二名其一爲隆故改爲興慶宮又取永嘉坊勝業坊之半而增廣之以在太極宮東南故謂之南內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

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

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

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

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

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

冊皇帝於宣政殿德宗大行在殯上皇在興慶宮故憲宗不敢於前殿

韓昌黎集外卷第十三徑藏書

卽位也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

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國有大命恩俾

惟新宥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宥改貞

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

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

淪淪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誥曰人倫之本

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

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禮古者天子后

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良姊王氏

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

師之訓五經要義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

史書其環以進退之婚禮注婦人五十無自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

服勤蘋藻祇奉宗祧詩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言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言

采之以奉祭祀也 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後漢郭皇后紀好禮節儉

有母儀之德 宥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漢百官表

有大長秋注秋者秋成之時長者相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各景帝時置皇后卿也 良

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

宥之號位或作位號 良姊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宥

韓昌黎集外卷第十 三徑藏書

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

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佐開州司

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舊志

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 叔文越

州人以基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遣乘閒

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官市事叔文說中

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

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

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

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灰交而凌

準程昇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

有知其端者

陸質初名淳嘗爲左司郎中已見前呂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

李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韓擘混之族子陳諫嘗爲侍御史柳宗元劉禹錫時爲監察御

史○陳仁錫曰此真敗種也賢者而求速進與鄙夫皆無所不至矣貞元十九

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名見正買與王

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

按張正買德宗實錄作張正一通鑑从之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

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正買得名見諸往來

韓昌黎集

外卷第十

三徑藏書

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諡云

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定少誠執諡叔文信

之執諡嘗爲翰林學士父歿罷官此時雖爲

散官以恩時時名入問外事執諡因言成季

等朋讎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

文旣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普

用韋執諡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

日除數人日夜羣聚

常或作嘗一上或無至字伾以待書

幸寢廨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

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伍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伍入至翰林院

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昭容婦官  
各九嬪之

一漢武帝所  
置唐因之伍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

擘韓秦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

聽外事主疾久不瘳內外皆欲土早定太子

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

獨有憂色喜上或  
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

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韓昌黎集外卷第十  
五三徑藏書

因獻欷泣涕聞者咸竊笑之按杜詩用作  
捷或作戰雖

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

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

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

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

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

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

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

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

幾而母歿執諡益不用其諡叔文怒與其黨  
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諡而盡誅不附  
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旣監國遂逐之明年  
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歿遷所其黨皆斥逐  
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  
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  
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  
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諡爲崖州司馬  
後二年病歿海上執諡杜黃裳子壻與黃裳

韓昌黎集

外卷第十

三徑藏書

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諡進士對策高

等

執諡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  
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

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

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

侍郎執諡爲翰林學士受賄爲人求科第夏

卿不應乃撰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

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各位幸各已達豈可

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諡大慙恨

巴成

以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

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  
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

約或作終非是  
弟疑當作事

叔

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跋執諡亦自失  
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

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跋歿時纔

四十餘執諡自甲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各爲

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

圖執諡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

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

韓昌黎集 外卷第十 三徑藏書

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

果得崖州焉

一統志崖州縣名唐振  
州今屬廣東瓊州府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

戊史作  
寅下同

太上皇於興

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

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

二或作  
元非是歲

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

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

猶存乎罔象

疆或作  
彊非是

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

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遺德

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遣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

政有二  
字疑衍

恩翔春風仁育羣

品而功成不處褻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願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庸訓所被而韓昌黎集外卷第十三徑藏書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矧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元紀啓元之始

前漢孔光傳正月一日爲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書云

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  
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光膺徽稱允協神休

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

歸脩短者人之常分

間或作觀

古先哲王明於至

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建乎近歲又嬰沈痾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允族外勤于萬機間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韓昌黎集外卷第十三徑藏書

韓昌黎集

外卷第十

三徑藏書

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覓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宐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

又或作方三非是

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脯各十五舉音非朝脯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旬邑疲

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  
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  
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  
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宐展事  
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  
壬申葬豐陵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三十里  
甕金山詳正集四卷豐陵行  
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韓昌黎集

外卷第十

三徑藏書

蓋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壬申葬豐陵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三十里

韓昌黎集外卷第十終

唐韓昌黎集外卷第十終

唐韓昌黎集外卷第十終

唐韓昌黎集外卷第十終

唐韓昌黎集外卷第十終

唐韓昌黎集遺文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俱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  
年先坐腕晚春淚

銷顏容

郊

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  
望天山

上石別劒水中龍

愈○後漢書班超傳注西域有白山冬夏有雪匈奴

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劒水龍即張華雷煥事已詳正集二卷利劒詩○末二句自

是退之本  
色句法

韓昌黎集

遺文

三徑藏書

遺典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

郊

月光有時晦我

心安所忘

愈○全詩有古致若起處更能變化益以莊雅便鬢駉晉宋間矣

常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

郊

平生無百歲岐

路有四方

愈

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

郊

鴛

蹄顧挫秣逸翮遺稻梁

愈

時危抱獨沉遺泰

懷同翔

郊

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

愈

慨慷

丈夫志可以耀鋒鉞

郊

遠甯知卷舒孔顏識

行藏

愈

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

郊

苟無夫

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劔客李園聯句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

火燒氛氲愈郭元振古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

照海鑱幽怪滿空歎異氛郊山磨電奕奕水

淬龍螭愈雷煥別傳煥為豐城令掘獄地得石函中有雙劔文采未甚明

一裝以寶劔仙篆其文郊薛燭善相劔曰董之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磨之光焰照耀漢書注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劔特堅利

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澗而出銅蛟龍捧爐薛燭善相劔曰董之

天帝裝炭太一下觀於是區冶子造為此劔

韓昌黎集遺文三徑藏書

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人獻寶劔上第曰直千金壽萬歲可用懾百神豈

唯壯三軍愈列子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有

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成此劔

將誰分愈越絕書風胡子之吳見于將越見區冶子作劔三枝一曰龍淵一曰

太阿一曰江市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鏗

巍巍翼翼如涼水之波欲知工市鏘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柱文若添而不絕

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

有斗閒雲愈豐城說見上

平詩

同寶

年

韋

執中

尋劉尊師不遇

得尋字此詩

得於區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寶年河南令韋執中以訪

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此詩為退

集諸詩絕不相肖俟更詳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用武陵避秦事詳見正集三卷桃源

還隨躡躡鳥騎來訪馭風襟

唐書王喬為葉縣令有神術每

月朔來朝太史密伺之言其有雙鳥從南飛來於是舉網張之得雙鳥乃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旬有五日而後返

院閉青霞入松高

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竊桃詳見正集七卷

韓昌黎集

遺文三

三徑藏書

讀東方朔雜事

春雪

以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

取贈族姪嘲軒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

而不載其文云○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春雪詩新年都

未有芳華者系之雖疑似公作然其詞特淺俗不倫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

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

口助月照天涯賸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

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

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

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

貞元

十五年從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符離睢上

蕭條資用盡濩落

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悵擊門者誰

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授妙知天工既

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

時雍

韓昌黎集

遺文

三徑藏書

嘲馯睡

洪典祖曰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

馯

馯二篇猶似之錄于未周少隱曰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馯睡二詩

子問言

語極怪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喚忍眾罪

門巷空

其非退之作決矣有如鐵佛間纒眉石人戰搖體之句太似鄙陋退之何

鳥

當作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正規鳥可不辨何益春日退之嘲馯睡二

詩

周少隱語其怪譎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為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

之詞

退之特用為戲耳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颺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

尸長喚恐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  
枕十字裂鏡面生痲瘡痲音肥瘡音漏痲瘡腫病也鐵佛

聞皺眉石人戰搥腿孰云天地仁吾欲積真

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

御皆惰息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

中虎號瘡兼吼餒彭越黥布也醢謂菹其骨肉也事詳史記雖令

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黃帝使伶倫取嶠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

為黃鍾之宮雖令巫咸招蒐爽難復在楚辭招蒐

日有人在下我欲輔之蒐鬼離撒汝筮予之爽賤也何山有靈藥療此

韓昌黎集遺文五三徑藏書

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

丕藏損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拙斂斂堯臣也帝繫日額

項丕世而生斂堯使之治洪水無功殛於羽山南帝初奮槌一竅洩

混沌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相與甚善儵與忽謀

報混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月而混沌死

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

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艸木森莽葦莽音本葦音付

奪艸木盜賊雖狡兪亾蒐敢窺闚鴻濛總合

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鬪叟叟忽若怨慳慳賦  
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

一畚

畚音本从夫从留或作畚○畚盛土器以韋索爲之芻屬也左傳實諸畚

晝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

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

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汝目瞽鄧偃幾不

成句其爲僞撰者尚刻竊月蝕詩意爲之

贈張徐州莫辭酒建封

韓昌黎集

遺文六

三徑藏書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

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

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當時四方多警朝廷無討

賊之意而諸將亦不用命故退之春雷二語意若有所諷也

王維辭唱歌此歌諸本皆注恐非退之所作朱子乃始存之豈或有所賞於

辭云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

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

酒如醉如慙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逐隨復

遣慳恹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  
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  
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

阻君意艷歌難可爲

詩不愁歌者

其知知音者誠希

苦但傷知音希

莫思其難

知音者誠希念乎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

踏明月

豈是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正集七卷  
已有雪後

京賦

寄崔二十六丞公然此作淺鄙殊  
不類其言至一結又大近穉氣

韓昌黎集

遺文  
七

三徑藏書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

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

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

鼓矜凌起山齋酪酌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

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

夜宿憶同羶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漢揚  
雄著

太玄經

以疑易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聞浪春樓堞驚風

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使範未詳或云旋亦

書名如聘遊記遣使錄之類也不然則謂主人仰客之模範耳離騷二十五篇屈原著

聞道松醪賤何須恹鎔刀杜詩松醪酒燕旁看醉韻會玉莽造

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文曰契刀三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文千

書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

書衛員外少室張道士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三五五為逢桃

樹相料理不覺中丞喝道來料音聊

池上絮韓昌黎集遺文

韓昌黎集遺文三徑藏書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纖

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書記朱子云按此文

監軍新竹亭記恐非公作刪去

書答侯生問論語書剖析聖人踐形之說最得解未示以注書

而合之此退之生平讀書會心處所

謂不濶不淺正在阿堵間也樊汝霖

曰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

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

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晝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  
乎沂以浴作浴子在回何敢友以友  
作先雖甚鄙淺然爲伊川之學者皆  
取之晁公武曰韓李論語筆解十卷  
唐韓愈退之李翱習之撰前有私書  
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講論共成此  
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各冠一  
代蓋以此然四庫部鄂書目皆無之  
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  
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也

美次實

何

林次

大

實

具

盡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  
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  
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

韓昌黎集

遺文  
九

三徑藏書

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  
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  
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  
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  
則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  
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  
管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  
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  
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

墓誌銘

下或有注并序字朱子云按此篇不類公他文且云元和

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

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

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

韓昌黎集

遺文

三徑藏書

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

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崧卿本有之以附嘲軒睡之

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

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

遠無不實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

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

帝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  
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  
明無任 云云

不想皇帝卽位賀諸遣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  
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  
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宜某再拜 或無此三

字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韓昌黎集

遺文十一

三徑藏書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  
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  
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  
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  
同慶 蘇渥或乙此二字非是 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  
不勝欣忭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

賀

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及辨正。方嶽卿云公

潮州

既南行家亦譴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

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朱子此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破矣。方崧卿年譜乃引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自己過始興。家在後而獨先自到郡。亦不可知也。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非妄。故今爲始存之。以見闕疑之意。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

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

韓昌黎集

遺文十二

三徑藏書

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垂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遺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實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遺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  
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  
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  
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以下並方崧卿本所載○西京雜記西京

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基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爲各寺西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

玄斐立

韓昌黎集

遺文十三

三徑藏書

韓愈退之李翱習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  
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  
二十二日免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公有贈侯喜詩云吾黨侯生字叔遲呼我持竿釣溫水是也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寺今在河南府城東唐神龍元年建皇甫湜行

碑記  
在焉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  
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  
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  
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  
月九日同遊

### 嵩山天封宮題名

天封宮唐天寶初建  
宋梅堯臣登此有詩

云玉檻刻年華應無愧前古蓋指退  
之題名也○歐陽脩集古錄云韓退  
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  
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

### 韓昌黎集

遺文  
十四

### 三徑藏書

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  
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  
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  
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  
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  
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  
墨蹟不知其後何  
人模刻于石也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  
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  
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  
僧榮並少室而東抵廡寺上太室中峯宿封  
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

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

禹治

水時自化爲能以通輟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慚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 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

愈題

八月廷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

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閣水陸運判

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

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

韓昌黎集 遺文十五 三徑藏書

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

愈題

愈水華嶽題名 此文刻于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

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

元和錄 兼題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

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

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

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

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  
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  
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  
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  
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  
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韓昌黎集

遺文  
十六

三徑藏書

韓昌黎集遺文終  
唐韓昌黎集遺文終  
八日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  
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  
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  
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  
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

唐韓昌黎集附錄

明樵李蔣之翹校輯

新書本傳

宋 祁

韓

翹按退之有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所載及洪興祖年譜程俱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皆空附錄以備參

某

閱乃紫陽朱子恐其卷帙之累故特取宋文景公新傳為主而以諸本攷其同異詳畧附注於下翹則為從其說而易以大書並列之以見不偏廢之意

公

去 翹入云

李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

韓

昌黎集 附錄 一 三徑藏書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徑藏書

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

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

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

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

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

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

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

也然破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

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堵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

氏其一漢弓高侯頽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衛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頽當喬孫尋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生峻峻生仁泰仁泰生歡素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赭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破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破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破引董道說以爲騫乃韓

### 韓昌黎集

附錄

### 三徑藏書

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學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公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灑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赭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

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內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三歲

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

誌

按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

洪譜云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

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徑藏書

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閒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奕詩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

經百家學

行狀云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

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

按復志賦云值

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分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擢進士第

洪諱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暉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七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

韓昌黎集

附錄四

三徑藏書

水賦御溝新桺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

外書

翹按御溝新桺詩正外集俱不載

舊史云大曆貞元

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

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

爲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

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

不貳過論見上破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

人書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正外集亦不載筆談云退之應試題顏子不貳過論

主試者陸宣公贊也初閱退之卷黜之次年復試是題陸又主試退之復書舊作一  
字不易名在榜中今翹按退之歷試諸題  
陸宣公爲主司事皆有可攷已不辨而自  
明蓋其言特極論科塲鬼神  
之說故自不覺鄙矣如此耳  
十年甲戌有

會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會方攷云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

是

洪諡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志

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

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

韓昌黎集

附錄五

三徑藏書

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

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

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  
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

爲此年六月誤矣

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

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

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

所忌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

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  
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  
書郎爲觀察推官  
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  
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  
推官

舊史作巡官

洪諱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  
史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徑藏書

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  
不應如是之緩也

方攷云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  
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  
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  
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  
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  
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  
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

緩爲疑也

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

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狂躁其攻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

洪諡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

韓昌黎集

附錄七

三徑藏書

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鹽津度汜水出陳許開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憺汴泗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八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濠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

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  
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顓下邳李  
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顓李  
生壁在三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  
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  
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  
公旣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  
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  
京師

韓昌黎集

附錄  
八

三徑藏書

調四門博士

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  
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  
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  
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  
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  
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  
遊華山卽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  
山窮絕陁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

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  
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  
聲書以爲聲矣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玠  
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  
欽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  
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  
令有慶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洪諡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

韓昌黎集

附錄九

三徑藏書

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欽州  
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  
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  
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  
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  
鄭滑閒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  
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  
又不可曉也

方攷云唐制凡居官四攷爲滿公在官踰

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  
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  
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  
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選也是歲七月  
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可以致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  
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  
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  
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

韓昌黎集

附錄  
十

三徑藏書

飢狀專指李實而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  
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  
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  
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  
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誌所疑以  
俟知者  
洪諱又云是時有諠以旱飢蠲租之半有  
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  
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

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  
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  
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官市之弊貶陽  
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  
也

方攷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叙述其  
詳而行狀但云爲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  
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  
則其非爲論官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

韓昌黎集

附錄  
十一

三徑藏書

論天旱人飢狀與詩正合泥翽湜皆從公  
遊者不應公嘗論官市數千言而狀及碑  
誌畧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爲幸臣所  
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  
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  
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讎  
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矣  
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爲王叔文  
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

成是年補闕張正賈疏諫它事得名見與  
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  
也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  
常愁猜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  
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官市早  
飢兩事言之而又不致韋王始未故爲申  
及之

洪諱又云以公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  
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寇

韓昌黎集

附錄  
十二

三徑藏書

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  
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  
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

攻江陵法曹參軍

又參政王弘中燕喜亭記

洪諱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  
順宗卽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  
永貞遷者皆追回愈爲觀察使所抑財徙  
江陵府法曹參軍事見八月十五夜贈張  
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

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埃命於郴者三月至秋未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州口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瑄序荆潭唱和序上李與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爲御史時也

韓昌黎集

附錄十三

三徑藏書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洪諱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卽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簞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名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

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  
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三年丁亥  
春公爲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  
云宰相有慶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  
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  
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  
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  
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  
卽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

韓昌黎集

附錄  
十四

三徑藏書

爲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綱翰林舍人李  
吉甫裴垙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  
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  
叙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歧真  
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  
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  
云洛陽令韓愈遣渤書公時爲博士五年  
方爲河南令未嘗爲洛陽令也

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

洪諡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  
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  
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  
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  
方攷云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  
員外郎

洪諡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  
城觀寺尚書歛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  
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無以正

韓昌黎集

附錄十五

三徑藏書

浮屠

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爲敵惡言  
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畱守鄭餘慶乞與  
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游嵩洛諸  
顯名送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  
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  
鄭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  
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

南縣令

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  
彙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槌其禁以壯  
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尹大恐遽  
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  
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  
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  
公意旣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  
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  
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

韓昌黎集

附錄  
十六

三徑藏書

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  
軍人喪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  
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楊之  
采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圓基碣盧殷墓

誌

遷職方員外郎

諡言憲宗對曰韓愈相矣未

洪諱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  
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  
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

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  
丞房武畢垌墓誌云三年以自武平真扶  
華陰令榜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  
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  
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  
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  
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

洪諡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

郎復爲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

韓昌黎集

附錄  
十七

三徑藏書

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  
使或云卽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  
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  
史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  
士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  
史今年又自郎中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  
華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  
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  
名至四年春尙爲博士首尾已四年矣

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敍自不必釐而  
爲二其爲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爲爲是  
按上句言暫爲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  
以其居官之久近爲言恐當作年爲是然  
亦未敢  
必也

洪謐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

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  
爲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

方攷云此議在穆宗卽位之初通鑑附之  
長慶元年秋爲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

韓昌黎集

附錄  
十八

三徑藏書

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  
輕物重許諸遣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  
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  
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  
謐誤矣

洪謐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

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旣才高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  
執歧覽之奇其才歧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洪諱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轉武功知制誥

洪諱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爲武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武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

韓昌黎集

附錄十九

三徑藏書

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悉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

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  
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  
廳記獨孤郁衡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  
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  
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  
賊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  
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  
所厚均子鶚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鶚謗語  
韓昌黎集

附錄  
二十

三徑藏書

罷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

耳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攷功郎  
娘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  
不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  
喪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爲懦甚  
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  
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  
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他事改  
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

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  
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  
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

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

戶部侍郎制一首爾

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

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叙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政

韓昌黎集

附錄二十一

三徑藏書

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

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宜慰淮西奏愈行

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

濟平遷刑部侍郎

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

兵走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

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

兔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

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  
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  
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八亟白  
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  
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  
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  
公恨蔡州旣平布衣栢香以計謁公公與  
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  
可不勞用毋宐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

韓昌黎集

附錄  
二十二

三徑藏書

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  
栢香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  
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  
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  
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  
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  
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  
撰文勒石

洪諱云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

誌及東征往還酬唱諸詩晚秋郾城夜會  
大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

洪又云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  
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  
墓誌權德輿碑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送佛祠王公士庶奔禿膜唄至爲夷法灼體  
膚委眇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灰裴度崔羣曰愈  
韓昌黎集

附錄  
二十三

三徑藏書

言許咎罪之誠宐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  
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  
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  
何垂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  
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  
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  
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變朕然不當言  
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鏞素忌愈直卽奏  
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

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  
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  
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  
起谿中數日水盡洄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  
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  
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  
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洪諱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

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艸疏出宿爲歙州刺

韓昌黎集

附錄  
二十四

三徑藏書

史時宰相皇甫鏞程异也公之被謫卽日

上遣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宐城驛記則

人以三月二日過宐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

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

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

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

瀧水湍急故也

方攷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

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

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爲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

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爲是但與大顛

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

洪諡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堦至藍

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

韓昌黎集

附錄二十五

三徑藏書

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

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

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

桺桺州食蝦蟇別趙子諳詩及宣城驛記

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

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

月己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相傳退之在潮

與佛氏大顛者遊有三書載在外集翹嘗已辨其妄矣乃更有簡師其人見於皇甫湜集中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懼快以抆師獨憤起訪余求序云

資適潮不顧蛇山鍾永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歿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毀委倫邪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非大顛者比而惜其名無傳於退之之集故爲之附錄焉

名拜國子祭酒

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卽位公

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卽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卽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文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名拜國

韓昌黎集

附錄二十六

三徑藏書

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勸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顓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事詳詩注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顓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

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室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畧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

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名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

韓昌黎集

附錄二十七

三徑藏書

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狀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

轉兵部侍郎

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顥自代狀李邕張徹祭文李邕鄭羣

薛戎墓誌

按方氏增跋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宜撫旣  
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憐穆宗亦悔詔  
愈度事從宥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  
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  
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  
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  
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  
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  
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  
韓昌黎集 附錄 二十八 三徑藏書

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  
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  
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遣有若子若  
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  
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  
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  
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  
家矣復何遣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  
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

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  
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公久圍之何也延  
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  
潰圍出延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

部侍郎

按先太師謂故  
鎮帥王武俊也

洪諡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  
立王廷湊命潞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潞冀  
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  
招討使元翼爲延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

韓昌黎集

附錄  
二十九

三徑藏書

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  
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  
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遣由是有意大用授  
吏部侍郎

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廻紇  
名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臙血直今所患非  
兵不足遽疎陳得失

按此數語不可曉它  
書亦皆無之未詳何

謂恐有  
誤也

洪諡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

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  
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  
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  
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  
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  
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  
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  
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  
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十

三徑藏書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  
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  
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  
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旨愈亦復爲吏部侍  
郎

洪諡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爲例  
十月癸巳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

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哉盜賊止遇早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真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兩改其官紳旣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

神道碑云復爲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

韓昌黎集

附錄三十一

三徑藏書

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

勢路絕

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卽謂前縱吏出入事

二利取才未詳其義疑詮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

洪諡云公爲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

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

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

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挈文并

李于女挈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卽位二月有  
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殲  
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  
百日假旣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  
弟公屬纊諱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  
必視本艸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  
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  
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  
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十二

三徑藏書

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  
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  
句舒遐情又曰公爲游溪詩唱咏多慨慷  
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  
句集中無之游溪詩卽南溪始泛三首是  
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成爲一網及當臨  
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  
裳其生歿之際如此

神道碑云遺命喪塋無不如禮俗習夷狄

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

凶一無汚我

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

成不變可以爲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爲然也○翹按李石謂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名之曰骨絕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此理所必無之事也翹已辨於十一卷原鬼篇矣今據志狀云云更見其誣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  
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  
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碁以報

韓昌黎集

附錄三十三

三徑藏書

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

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  
發言先生援經引決玆合傳記侃侃正色  
伏其所詞

墓誌云公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  
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攷  
攷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孺歌使  
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  
矣

碑又云內外悍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  
負終不計成則危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  
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  
對客聞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  
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存有已多矣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撰本元卓然樹立成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十四

三徑藏書

一家言其原遺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  
闕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  
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  
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  
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  
籍亦皆自名於時

翹按墓誌行狀中有論文  
數則已載見叙說不贅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岐不綱文弊質窮  
掘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  
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

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  
儒倡障隄未滋反刃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  
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  
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  
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遺蓋自比  
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  
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  
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走佛顯行聖道不斷  
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  
引聖爭四海之感雖蒙訕咲踰而復奮始若  
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晉孟軻拒揚墨去孔子  
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  
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  
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祭韓侍郎文

唐李翱

李文公習之此文朱子校本不錄然當時諸家哀輓祭贈之作亦不止此  
翹特以習之與公尤爲深交況其文  
詞高古幾可追配昌黎故學者多稱  
韓柳亦稱韓李也茲  
爲存之以見梗槩云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十五

三徑藏書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  
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  
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賤剝剝不讓儼  
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息動鬼神撥去  
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  
羸金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  
大變於文兄之仕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  
而復遷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  
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十六

三徑藏書

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  
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  
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  
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  
古意如不寤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走聃言壽  
歎而不亾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  
干太常聲輝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  
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筇百酸攪  
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韓吏部文

唐劉禹錫

此文中雖多闕畧然以其當時推韓公者亦可爲至矣故錄之

高山無窟太華削成人文無窟夫子挺生典  
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勅者皆出其下古人  
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熏聲奕奕金  
馬文氣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  
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  
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遂  
表阡一字之賈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十七

三徑藏書

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尙舊同其壽攷  
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  
天與人好惡背馳管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  
利刃開我渾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  
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窟言其閒贊詞愉愉  
闕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  
闕言岐山威鳳不復華亭別有中夜驚良簡  
書拘印綬息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  
杯故人故人飲此來

文錄序

唐綽 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  
 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  
 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息入其文  
 也以是兇于今大于後金石燦爛斯文燦然  
 德行遺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  
 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  
 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十八 三徑藏書  
 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  
 歸之所云 實或 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宋歐陽脩

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  
 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筐并在壁角  
 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  
 皆脫落無次序吾畧讀之愛其文辨  
 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  
 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  
 缺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  
 之以歸補次成帙而藏之數年始及  
 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  
 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  
 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  
 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可也○今按

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  
知爲何人也今并  
存之以俟知者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韓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尤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

韓昌黎集

附錄  
三十九

三經藏書

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遺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于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

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徧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宐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閒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晁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

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遺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尤舊物而惜之

韓文跋異序

宋朱熹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枕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韓昌黎集

附錄  
四十一

三徑藏書

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龔脫畧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閒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本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吏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

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  
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  
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  
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  
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  
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始或  
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春之自擇區  
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請韓愈配饗太學書

唐皮日休

韓昌黎集

附錄  
四十二

三徑藏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  
可知也用於歿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  
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  
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  
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幸動天地感  
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  
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  
開則明雷震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  
則清仲尼之遺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

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灰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遺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灰不得配食於夫子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遺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遺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遺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

韓昌黎集

附錄  
四十三

三徑藏書

躁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遺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時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一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冑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遺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

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  
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  
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

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  
以參天下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  
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  
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  
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  
韓昌黎集 附錄 四十四 三徑藏書  
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灰而亾者矣故在天爲星  
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  
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  
宋而不能枝獨韓文公紀布衣談笑而麾之  
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文紀八代之衰而遭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  
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  
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  
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  
甫鑄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  
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

韓昌黎集

附錄  
四十五

三徑藏書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  
學公命進士稍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  
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  
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

公廟者聽民灌礪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  
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韓昌黎集

附錄  
四十六

三徑藏書

公管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  
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  
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艸木衣被昭回光追逐  
李杜參翱翔汗流簪混垂且僵滅沒倒景不  
可聖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  
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  
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  
騖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  
留我涕滂翻然被髮下大荒

書韓退之傳後

宋張王來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  
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  
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  
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  
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  
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  
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  
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

韓昌黎集

附錄  
四十七

三徑藏書

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宦沮喪湮滅與時俱  
亾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  
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  
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  
子曰是何足怪也管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  
以天下轉徙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  
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  
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  
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

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乎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瞽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榎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震百里抗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而各益聞邪

韓昌黎集

附錄  
四十八

三徑藏書

10091

